



喜鹊系列

笑谈

蕭如冰
水如冰
妙手與他人作
刻以誰以一盒

笑 藝 曲



台湾 晓曼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黄喜雀系列
芙 蓉 曲
(台湾)晓曼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天宝末年

唐玄宗荒废政事，官权腐化，外任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内宠杨玉环。在张九龄贬官后，朝政大权落至奸相李林甫手中，忠贞正直之士，或遭推挤或遭流贬，而皇亲贵戚等名豪广聚都城，频频繁杯掷千金，奢侈淫逸骄贵暴珍，夜夜秉烛如昼，奢糜烂权，政局日渐趋暗。高官抽百税、征兵，以讨外患“奚”、“契丹”，西平吐蕃，征战连年，不断搜刮民脂民膏，榨吮百姓血汗，使寻常百姓生活更加清贫困窘，灾难连年不息。

而京城以北，雍县之东，临边关的空山穷谷之中有一城，号隐城。

建城者之先祖为汉裔后人，城倚山势而立，高耸入云，城周四面高巍险峻山阻，而谷中有陵地，建城者以百年之时耗心竭力耕耘稼种，修市街、造水田，辟划城池规数万亩，不赖外援，城内人民自给自足。经主城者代代苦心相传，几使隐城成为富足安乐的小国，与外界众生愁苦相形之下，实乃世外桃源。

芙蓉曲

隐城城主传至天实末年时，城主凤雏，是为江湖中人，以高奇之武功与精研五行奇术立世，居武林之高位，直至年事长后退江湖隐居于隐城。他广纳城中居民为弟子，以武立农，以智立商，于不惑之年收四位入室弟子，韦庄为首位大弟子，飞离居二，织罗与韩渥为三、四师弟，又另收室外女弟子楚雀一人。席下四大首席男弟子掌隐城四大堂，由凤雏分授四项武艺绝学，四人各以其武艺独步武林，尽占鳌头。

隐城四大堂分别为：朝云堂、雪霁堂、暮霜堂、岚霞堂。

凤雏老来得女，唯一掌上明珠凤秋水生来病弱，终日不出所居之芙蓉阁，平日性喜研读经书与占卦出名，楚雀与南薰嬷嬷常伴侍在其侧。

这年隆冬，凤秋水年方十四，而病已久的凤雏却已是风中残烛，隐城即将易主。

凌烟楼里灯火如昼，凤雕寝房里大夫是出出入入，数位首席弟子挨着风雪护守门外已是两日。

城城中第一神医的高鸣，在三更时分推开房门，脸色灰土，低首对着跪在门外弟子长叹。

“大夫，师尊如何？”暮霜堂堂主织罗与岚霞堂堂主韩渥，两人连忙挥去覆额的高鸣的衣袖同声问道。

“老夫已尽全力，城主怕是过不了三更。”两鬓霜白的高鸣叹道，纵使华佗再世也治不了这急症。

“他……”织罗与韩渥颓然顿坐，五师兄妹中的楚雀已泣不成声，倚在朝云堂的韦庄怀里暗暗饮泪。

“你五人进去。城主说，他有遗命要托你五人。”众人皆无神自主之时，众弟子中唯一面色无改的雪霁堂堂主飞离道。

看着高鸣的神情，而后颌首，伸手拉起两位跪在他身旁无力自持的师弟，韦庄也扶抱着楚雀站稳拭泪。飞离推开门角，领着师兄弟妹入内。高鸣替他们跪在门外，纵横的老泪初出眼眶，随即便被漫天的风雪凝冻。

☆

☆

☆

一入房内，五位师兄妹齐跪于凤雏床前，轻唤道：“师父。”

“都起来，跪了两日两夜，还跪？老夫还未走你们就跪成这般；若走了，你们不就长跪不起把两腿跪断了？我去后，只许发丧不许再跪，听懂了吗？”凤雏由老奴搀扶坐于卧铺，摆着手道。看着心爱的徒弟们个个红了眼眶在门外冻了两日夜，他怕一旦离世后，这虽徒弟们又将为他这老头虐待自个儿的血肉身軀了。

“您老人家不会有事的……”楚雀跪在床侧哽咽道，一双小手紧握着凤雏渐渐失去生命力的手臂。

芙 蓉 曲

“雀儿，都十八姑娘了，还这么爱哭？不怕你师兄们取笑？”风雏怜爱地拍拍她冻红的脸颊，对韦庄使了个眼色，韦庄即将楚雀拉离床畔，抱回自己的怀里。

“师父，您要托弟子们何事？”韦庄安抚着楚雀，抬首问向尊者。在师弟们面前，他竭力维持长兄的威严，忍下与待他如亲父的尊者死别欲哭的情绪。

“韦庄，我要托你一事。”风雏含笑看着他。

“尊父吩咐。”韦庄等待尊者最后对他的遗命。

“我去后百日内，你即与雀儿成亲。其实你们情投意合，我心底早知，只是迟迟未为你们主婚，现仍不晚，百日内你们就马上成亲，省得你们还得再戴孝等个三载，假若辜负了雀儿的青春，九泉之下，我可是会惦念着。日后你们夫妻同心，秋水则无虞，望你夫妻俯在秋水的令下妥善掌管隐城事务，多帮着秋水，成吗？”

老谋深算的风雏在死前仍不改本性，如此一来不但能成全了一对美眷，也能为下一任城主铺好掌城的路途。韦庄心细，必能稳当地在秋水的令下行事，而在许久前，他就有此打算了。

“师父，您要我们百日内……”韦庄讶然，不料风雏竟会出此言，顿时心中喜悲参半，拒也不是，应也不是。

“这是师命，你不从？还是……雀儿不愿？”风雏

微微抡起雪白的眉毛睨着他，又看向止了泪、两颊绯红的楚雀笑道。

“徒儿遵命。”韦庄与楚雀互望了一会儿，而后双双叩首谢师。

“好。渥儿，你过来。”凤雏满意地示意这对小眷侣稍退，又抬起手召唤最年幼的徒弟韩渥。

“徒儿在。”韩渥跪行向前，忍不住俯首在床沿，带着浓浓的鼻音回应道。

“你的年纪最小，江湖经历尚浅，武艺虽不若你师兄们的精湛，可你有经营农商之天赋，馭后城内百姓的生计你得多加担待，如有不解、困难之处，就去问秋水吧。秋水虽年幼，但其聪慧无人能及，就连为师的我犹不及她一半天资，秋水会帮你拿主意定下民心。城内的生计经营今后就交托予你，好好做，为师对你有信心。”凤雏喘着气勉强坐正，轻抚着韩渥的背。

五位师兄弟中，就属韩渥最近民亲民，有文才与经营天分，若只让他习武，那就太浪费人材了。于是打从韩渥十五岁起，他便试着让韩渥经营隐城的生计，三载下来，隐城里大小生计交由他张罗，无不得民心。

“是。”韩渥拉着袖子抹泪道，另一手紧拉着凤雏的衣衫不放。

“织罗。”凤雏又对跪在一旁的三弟子轻唤。

“师父。”生性粗矿的织罗也不掩澈面的泪水，抽抽噎噎地与韩渥一同趴在他的身边。

“五个徒弟中就你的性格最顽皮暴烈，我走后你就暂时归你二师兄管教，收收性子，事事多向你二师兄学习，否则以后他罚你时，我这老头可不会再来护你了。”凤雏举着老拳轻敲着他的脑袋，这小子武功虽高，但三天两头就闯祸，他走后如没有能镇住他的飞离严加看管，不知他又要生多少事端了。

“知道了，驭后我会听二师兄的话……”织罗放声痛哭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猛点头。

“韦庄。”眼前的两位名声响当当的徒儿此时哭得像女子般，凤雏叹气地要韦庄将他们拉离他的床前。

韦庄也心细，一个眼神即明白，马上与楚雀将两名师弟拖至一旁劝慰。

“飞离，你听仔细。”凤雏对着犹跪在床前，进屋以来一直丝毫未露情绪的飞离殷殷托瞩道。“关于秋水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秋水。我曾在她幼时为她卜过一卦，也找了许多算命师帮忙看这一副卦，但得到的结果皆同；此卦不吉，秋水命中带至阴至寒，命不过十九。”

“命不过十九？”飞离俊朗冷漠的面容终于有了改变，一丝惊慌掠过他的眉宇，英挺的剑眉深锁着，整个人紧绷着身体，双拳不禁紧握得格格作响。

“别急。十年前我早算出她有此劫，于是以芙蓉阁为阴阳两极极心，设下五行八卦阵以聚阳抵阴，与她体内阴气相抗，这阵式范围只在凌烟楼与芙蓉阁方圆之内，她若在十九前不出阵内方可保命，十九之前若出，则日内不保。你们五师兄妹在秋水未满十九前万不可让她步出阵外，望你们五人能合心保我小女一命。”风雏缜密的双眼看透这个不喜言笑徒儿的心思，他扳开飞离的双拳，按着他的手郑重说道。

“徒见谨记，必当不辱师命。”飞离脸色凝重地应着，眼瞳中泛满着深深的敬意。

“雀儿、渥儿、织罗，你们去请秋水来。飞离、韦庄，我还有话对你们说。”风雏调开视线对其他人道，刻意支开旁人独留下飞离与韦庄。

“徒儿告退。”织罗等人听命后，双膝又是一跪，朝风雏再三叩首别离。

“又跪？真是的……”风雏吹胡子瞪眼地道。这班徒儿就是这般贴心才害他舍不下。

“师父，您有什么事要交代我们？”韦庄送走师妹后掩上门问。

“飞离，我算过你的生辰，你乃九月初九重阳日生，属至阳至刚之命；而秋水乃六月初六寒阴日生，刚好与你相佐互克，因此，我有一事求你。”风雏深深看着飞离，费力地拉着他的手。

“师父尽管吩咐，徒儿理当尽力，‘求’这一字，徒儿担不起。”飞离恭谨地道。握着凤雏冰凉的手掌，他力聚丹田吐息催气，试着输些真气好延续凤雏的性命。

“倘若秋水捱不到十九，或是秋水在十九之前踏出我布的阵外，那么她能否续命就全靠你了。这是出于人父的私心，但仍盼你能成全。”凤雏意味深长地道，静待飞离的回应。

“师父？”飞离瞬间明白尊师所求为何，陡地中断运输的真气，惊愕地问。

“老夫没看错人，你果然知心。”凤雏露出悠然一笑，赞赏地看着最钟爱的弟子。

飞离不语，只是一迳地沉默，低首反覆深思。

“你会好好待她吗？”凤雏拉紧他的手恳切地问。

“徒儿以心盟誓，此生仅秋水一人。”飞离抬起眼端正的迎视他，对着他一手抚心起誓，语气中字字真切，不犹豫不迟疑。

“好，很好。”得到了飞离的允誓后，凤雏感谢地闭上眼睛，由飞离服侍他躺回床内。

“师父，您要飞师弟答应您什么？”听了半天，韦庄还是不明白他两人在说些什么。

“韦庄，秋水在十九前出阵会危及性命，为保万全，我已将秋水许给飞离，她若不到十九走出阵外，在

她出阵后一刻也不能拖延，即刻替她与飞离主婚，则秋水还有机可续命。今日起飞离即是秋水的未婚夫婿，世上唯有飞离能与秋水至阴的命相克，天若垂怜，如秋水无险，在秋水满十九后，你再择日帮老夫为他们主大婚。总之能护秋水的，只有飞离，你明白了吗？”凤雏眼底闪过一丝狡猾，细细地为韦庄解说，并要他谨记这桩攸关秋水性命的大事。

“明白，但小姐她可愿与飞师弟……”韦庄知晓此事的重要性后，也同时考虑到秋水的意愿，虽说此举可能救秋水一命，但就不知她对这件亲事的看法。

“韦庄，秋水对谁有心，难道老夫还看不出来吗？老夫只有秋水这一女儿，我会不顾她吗？对她的婚事，我自会照她的心意安排。而飞离恰巧是不二人选，不仅因飞离能护秋水，你这像块冰老是会冻死人的飞师弟，也早把心放在我家秋水身上了。”凤雏侧首细声地对韦庄说道，其意溢于言表。

“师父……”飞离冷冷地出声，俊脸又变回平时的冰冷样。

“既是如此，徒儿定会在小姐满十九时代您老人家为她与飞师弟主婚，完成您的心愿。”韦庄一直悲愁的脸上终于有了淡淡的笑意，他郑重地对凤雏承诺。

“飞离，秋水就交给你了。”凤雏拿出一只凤形的玉饰交至他的手上，再合上他的手。

“为师恩、为私情，飞离定以命伴秋水。”飞离将玉饰拢在怀中，坚决地道。

“韦庄，我去后，隐城便交予秋水，她便是隐城之主。秋水体弱，你和飞离要领着师弟们善加为秋水分劳。”凤雏又对韦庄做最后的交代。

“是。”

“师父，小姐来了。”此时韩渥在堂外喊着。

“出去吧，都在外头候着，我这老头不会占太多时间……还有，不许再跪我这老头。”凤雏吩咐时，不忘叮咛他们老让他心疼的举动。

韦庄听着师命，合作地收回欲跪的身子，慢步走出房门，而飞离却是定立着不动，审看凤雏许久，突地双膝落地，重重撞地叩首，弄得额破血流才起身告退。

“飞离……”感明于他的心迹，凤雏深深长叹。

出了内堂，才走至正堂时，凌烟楼房门徐徐开散，一名身披素白罩袍的女子带着的风雪轻步入内，堂内烛光闪闪，恰与飘入室内的雪交映，一时室内骤亮，一抬头便与止步的飞离打了个照面。

飞离仔细盯着全身覆住素白衫袍，仅露出小小容颜的风秋水，不能自己地低首看向她。

秋水静立在他面前，定定地与他互望着，她眼中有着悲痛和对他的情思，但也有着命中定数的不甘。

飘落在她头顶的霜雪入室后渐融为水，顺着她的

发稍、眉角流淌，交错在她脸上分不清是泪还是雪。

飞离抬起手，想拭去她脸上的水痕，跟在秋水身后的南薰嬷嬷却适时地出声。

“小姐，老爷正等着呢。”

飞离猛地握拳收回欲抚上她脸的手，向旁一退，让出路来。

秋水知悉他的心意，感到一阵揪心，在南薰嬷嬷的催促下，她迈起步进入父亲房内。

在秋水步入内堂不久后，凤雏湔然而去，秋水无声地淌着泪水，手中握着凤雏交付的城主印信，在凤雏身边长坐至天明。

天宝四十三年冬，凤秋水继任为隐城城主。



隐城在秋水与众位堂主力持经营下，四年之后，远胜凤雏在位时之富裕安泰。隐城能兴盛，城主秋水居首功。

秋水自幼即被凤雏所设之阵式缚锁在深深的庭园里，身子孱弱的她不适合继承凤雏之绝技习武，遂改由书席授诗文，平日空索寂寥之时，便以钻研经书历法做为消遣，而她悟性奇高，凤雏与先生所教授之占卦、阵法、兵学，均凌驾凤雏之上，并通音律、诗画、

经书，缆掌隐城后，内外大大小小指挥调度更胜凤雏在世，四大堂主在她麾下执守隐城更是如鱼得水。凤雏离世时，城内百姓原对继任的女子城主存有歧见，但不过一年，城民便对新城主大大改观，齐心侍主，奉若仙人。

这年仲春，秋水正逢十八芳华，离凤雏所占的大限危期仅剩不到三个月。

午后，芙蓉阁上琴音轻轻，琴颦忽如高山飞瀑，澎湃激盈；忽而似松鸣柏涛，如泣如诉，在繁花锦簇的深院中荡漾回响。

楚雀在桌前的小香烬里再添上芳馥的薰料，持着手绢，为正专注于抚琴、弹至兴起的秋水悄悄抹汗，突然琴音迸起，一丝长弦在秋水手中断裂，将秋水右手纤长的素指割得皮破，血渍飞纵，滴在琴上。

秋水翻开掌指瑞详伤处，心中陡生不宁，楚雀则忙拿手绢覆住她的手指为她止血。

“雀儿，拿平坤八卦来，我要占卦吉凶。”秋水睁亮了水眸看着断弦，她隐隐感到不安，忙对楚雀道。

“小姐，您的手受伤了，先让雀儿替您上药。”楚雀按着她的伤处，想先去拿药为她敷伤。

“弦断不祥，非吉兆，拿卦要紧，这点伤不碍事。”秋水细细瞧着弦断处，自楚雀手中伸回仍在淌血的手。

“是。”楚雀只好依了她，匆匆去取来平坤八卦盘，移开桌上那只断弦的琴，将它搁在秋水面前，而后又去找药箱。

秋水凝神静气地占了一卦，看了卦象后，大惊失色。

“小姐，这副卦怎么解？”楚雀坐在秋水身旁要帮她上药，但秋水紧握着双掌不让，两眼流连于怪异的卦盘，于是她也在一旁看着卦象，却始终不明其义。

“风云起，江山变，天人始异动，如无防范，先人硕果伟业将不保。”秋水淡淡地开口道。

“这卦……指的是咱们隐城还是外界？”知道秋水占卦以来从无失错预判过，楚雀听了她的话后也感到丝丝忧虑，着急地想问清秋水所指的不知为何？

“皆有，你先召四位堂主前来，我有事要向他们交代。”秋水蹙着眉心，素掌抚着胸急速地喘息。

“我马上去。”楚雀见状不对，忙奔出芙蓉阁命人去传。

秋水惴惴不安地分析完卦意后，对于其中仍有一、二处未能解出，于是她又换了另一种方式来卦，希望能解出不明之处。但再卦之后却还是得到相同的卦象，一时之间不禁感到体内气血翻涌，阵阵寒意直逼心房而上。

“小姐，四堂主到。”楚雀飞也似地回到她跟前，担

心地瞧着她雪白的面容。

四位堂主接到来人紧急传报，皆急急赶至芙蓉阁。

韦庄初进阁内，就见妻子楚雀频频以眼神传达出事，遂忙不迭地开口。“小姐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召各位堂主前来，是因此卦。”秋水费力地自卦象中回神，抬手要他们坐下。

“你又占卦了？”一看秋水面色惨白，飞离难掩心中的不舍，顾不得有外人在，出口便问。

韦庄按着飞离的眉头，提醒他在人前与秋水的主仆身分，平定了心焦的飞离后，他才冷静地问：“小姐，卦象怎么说？”

“大将变，大唐气数快尽，隐城有难。”秋水无力地靠着扶持她的楚雀，指着卦象道。

“咱们隐城不与外界交流，大唐气数尽了也罢，怎么连隐城也会有难？”韦庄惊愕不解地问。大唐是大唐，隐城是隐城，而他们隐城又不属大唐，怎么他们也会因大唐而有难？

“就是因唐国将亡，所以才会波及隐城。”秋水抬起头，眼神清明地对他们道。

“严重吗？”定下心后的飞离，正肃了心情问她。

“现在若不力守，隐城会随唐国并灭。”秋水轻声道出她的隐忧。

“小姐可有对策？”韦庄从不怀疑秋水占卦的本事，连忙问她该如何保住隐城。

“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秋水看了他们四人一会儿，不急着说，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做。

“守城。城内子民皆为汉人后世，城外的大唐是死是生、无论朝代新主如何更替，与我们隐城无关。”最关心城民的韩渥第一个开口，力主守城，大有自扫门前雪之意。

“我同意。”飞离附和韩渥之见，也是认为以保城民为先。

“小姐，你有何打算？”韦庄听完师弟们的意见后，询问秋水的主张。

“织罗，北边的情势怎样？”秋水转首问向打从进来芙蓉阁后，就被这个问题搞得一个头两个大，插不上嘴的织罗。

“最近北边出了许多流寇，像是由京城那边游走至此的，为数不少，杀人如麻，是批蛮寇。”说到军情就有精神的织罗对秋水报告着，眉头也不再打结了。

有没有扰城伤民？”秋水深思地问。

“他们找不到隐城正确的入口，扰不到咱们。不过城北外，唐人的城庄倒是给他们毁了，死伤满惨的。”他前些日子在外头巡查时，意外地发现离隐城数里外的唐人的城池都成了废墟，有些处甚至还有未熄